

林文月x齊怡

勾勒島嶼寫作之身影

2011年，由目宿媒體與行人文化實驗室製作的「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系列電影出乎意料地備受關注，林海音、周夢蝶、余光中、鄭愁予、王文興、楊牧六位台灣文學家的身影，勾起一代人的思緒，觀眾透過其人其文，得以一窺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島嶼生活的吉光片羽。接續的「他們在島嶼寫作2」，文學家的身影不再限於台灣，更涵蓋香港的重要作家。痲弦、洛夫、白先勇、林文月、西西、劉以鬯、也斯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將伴隨影像，帶觀眾走入其創作世界。

「島嶼2」系列電影定於一月至三月在香港放映，日前四位台灣導演出席香港首映，記者訪問了他們。

其中，負責拍攝林文月的齊怡，娓娓道來其從接觸、游說，到拍攝、剪接的各種挑戰。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導演齊怡



文學電影是拍人還是作品？用什麼方式、什麼角度切入？如何說故事？這些問題相信每個導演都會遇上，而他們的處理方式也各不相同。齊怡的例子比較特別，相比其他幾個順利開拍的導演，她與林文月接觸的過程是一段「血淚史」。由於製作單位想拍林文月，卻又「請不動」她，齊怡因為之前為她拍過一部短片，「製作單位期望我可以說服老師」。

從抗拒到接受

她回憶當初與林文月接觸，花了將近四個月與她交流，發了五十多封電郵，依然未得到她的應允。在開拍前，齊怡去了一趟上海，去了老師的老家，並按照她所寫的文章，走過她小時候從家裡到學校的一段路。去了四天，三天都在那條路上徘徊，回到台灣，她寫了一封長長的電郵，並把拍下的照片分成六封電郵，發給老師。

遠在舊金山的林文月已經五十六年沒有回老家，當天看到電郵，眼眶都濕了。她沒有因此答應齊怡的拍攝要求，繼續與她保持聯絡，顧左右而言他。

三個半月過去，進度嚴重落後，再不開拍便來不及，當時新年將至，老師會在新年期間做蘿蔔糕，這恰恰是她計劃要拍的第一個場景，「只有過年才做蘿蔔糕，我沒趕上的話，要一年後才能拍，所以我一定要趕上。」她心中盤算着，決定打通越洋電話找老師。

林文月的回應讓她沮喪不已，她說自己「百分之九十五是不願意被拍的。」當時齊怡覺得被判「死刑」，幾近放棄。但後來她轉念一想，老師留了百分之五的空間給她，剛好她又想起林文月曾寫了《青山青史》，這是一部論述其外祖父連雅堂的著作，「她寫那本書，不是因為他是她的外祖父，而是為台灣寫史，因為這是一個重要的文學身影。」抱着同樣的想法，齊怡在電郵裡跟林文月說：「我今天不是想拍你林文月，而是拍一個很重要、在台灣島嶼寫作的文學身影。我是為這一代及下一代的人，經由影像記錄留下這些文學家的身影。」並在最後告訴她已經訂好機票，即將飛去舊金山。

電郵石沉大海，直至新年前幾天，林文月回覆了一句話：「我們會在家裡等你們，請放心。」

嫌自己不夠分量

印象中的林文月，是一個優雅內斂的女子，她不像白



先勇是個萬人迷，也不像痲弦般好動活潑。但因着淵博的家學及豐富的學問，被譽為「台大第一景」。台大望月樓、醉月湖的命名據說都與林文月有關，堪稱眾星拱「月」。「她八十三歲了，還是那麼美，要把老師的文字跟人結合拍出來，很不容易。」

林文月一生的旅行主要發生在上海、京都、台北、舊金山，而在拍攝之初，她已表明不會去上海和京都。「我覺得很沮喪，最重要的兩個地方她都不去，這片子剛開場就死得很難看。」齊怡剛開始還想用很多手法鋪墊老師的一生，後來發現很多餘，老師想去哪裡不想去哪裡，她想做什麼不想做什麼，讓她自然而然地做就好。林文月也講：「我是林文月，不是林青霞。我不是演員，我演我自己可能演得更不好。」這也是她為什麼抗拒被拍，她甚至覺得自己不夠「分量」被拍。

第一次面對鏡頭，林文月是緊張、不自在的，為了讓她放鬆，齊怡構思了很多場景，透過真實的片段呈現老師的生活。譬如做蘿蔔糕、買烏魚子、畫畫、與女兒去美術館看先生的畫作，這些都真實發生。齊怡笑言：「其實最好的方式是不讓她武裝，也不讓她偽裝，更不需要去演戲，她做自己才是最好。」

電影拍了三年，殺青時，平常總是從容優雅的林文月竟也有點焦急，她忍不住對齊怡說：「我也好急呀，怎麼感覺我跟你們是同一個團隊！」

五支筆一把鍋鏟

既來之，則安之。林文月嘴上沒說，但始終知道導演想要什麼，並努力地配合製作團隊。譬如在拍家宴時，她叫拍攝人員早點到她家設置攝影機，隨後她從廚房端出一道道菜，炒米粉、水晶蛋、滷味，她知道工作人員忙着拍攝根本沒時

間吃飯，便預先為大家準備了一份，好讓大家吃完再拍。

將勳後來知道此事，欣羨不已，因為林文月的家宴堪稱是台灣七八十年代的一道人文風景，其座上客是三毛、林海音、齊邦媛、台靜農、孔德成這些名家。他便曾與東海大學美術系的學生，根據林文月撰寫的《飲膳札記》，做了幾道菜，可是學生都嫌難吃。蔣勳慨嘆，《飲膳札記》雖然是寫她的十九道菜，可是最重要是吃的人，「會不會是我們吃這道菜時，身邊沒有台靜農、沒有孔德成、沒有林海音。」那些文學大家坐在一起談笑風生的身影與臉孔，讓整個餐桌更活色生香，這些菜其實是為了懷念那些人而寫下的。

電影名為《讀中文系的人》，但林文月卻是個非典型的中文人。她多才多藝，擁有「五支筆一把鍋鏟」。她握筆寫論文，持着粉筆教書，高舉畫筆畫畫，執筆寫散文，從小學日文更讓她提筆翻譯《源氏物語》，而她的

那把鍋鏟更盛載美好的文學風光。

齊怡強調這「五支筆一把鍋鏟」並不容易拍，「我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拍散文家的人，散文沒有詩那麼精煉，又不像小說般鮮明，散文雖然有基本的情節，但我沒法在有限的篇幅裡說出來。我第一個版本寫出來厚如一本小說，剪出來有三個半小時，最後刪成九十五分鐘，刪到自己手軟，刪到心裡滴血，刪到要吵架了，可我後來學到，就像老師的文字一樣，要懂得內斂、含蓄跟節制，當事情講得太滿、說得太白，就欠缺美感。」



影評

文：湯禎兆

影訊

文：笑笑

《怪物之子》 公共空間修補家庭關係法

日本動畫電影，一向愛把焦點置於家庭關係上。即使是宮崎駿的青少年乃至孩童成長物語，背後均離不開堅實的家庭父母勾連設定。《千與千尋》(2001)的大冒險，肇始啟端不外乎不成器的雙親；而《崖上的波兒》(2008)的孩童交往，更直接刺激父母輩的敏感神經，令大家不得不去反省育子的信念是什麼。

細田守作為繼宮崎駿後，最為人注目的日本動畫導演之一，他的作品同樣緊扣家族重構乃至育兒心經。《夏日大作戰》(2009)正好以長野縣的大家族物語為本，而《狼的孩子雨和雪》(2012)更進一步以異類婚姻的構思，把一名單親母親，如何撫育懷有狼族血統的子女成長，作為電影的核心所在。

《狼的孩子雨和雪》的父親早逝而帶來的「缺席」狀態，在《怪物之子》則演變成與父親離別，母親亡故，於是九太成為孤兒。當他由現實中的澀谷進入「怪物」吟域涉天街後，身邊所遇到的都是善意的好人，在不同方面協助九太成長，而他與異域的相處也融洽無間。可是亦師亦父的熊徹，卻與九太關係緊張，從側面勾勒出「朋友父子」相處模

式的衝突所在。

表面上父親「缺席」及家庭崩壞的處境，在細田守世界中得以延續，但熊徹作為「代父」角色的出現，絕非導演認為的解決問題策略——而熊徹的粗暴以及孩子氣，亦是當今日本父輩的鏡像對倒映照。細田守在《狼的孩子雨和雪》中，安排雨尋回自己的狼性，回歸森林，承擔宿命上的責任，而母親繼續與女兒雪在偏遠的鄉郊生活下去，雖然後者生活在「人間」，但顯然那是離群獨處的選擇——和雨的抉擇不過屬五十步和百步的分別。反過來說，在《怪物之子》中，導演基本上為親子安排了一個大團圓的和解之局。當中的關鍵，我看並非是親子兩代之間的任何轉化，又或是成熟度的突破，導演要突出的是兩種育兒環境，所帶來的變化。

《狼的孩子雨和雪》選擇的是封閉環境的育兒法，自知為異類於是隱匿成長，但《怪物之子》卻強調公共空間的重要性。無論是澀谷的現實人間，或是怪物盤踞的異域吟域，九太及一眾角色之一舉一動，均是在公共空間下及眾人的目光中，加以互動發展，也可以說，是一種受公眾認同及肯定的育兒歷程。

有趣之處是細田守沒有企圖去掩飾親子互不相知心底感受的永恒宿命，他利用公共空間育成下的親子關係，試圖減低脫離失控的可能性。把私密化的親子關係，以公共化的佈局重構，作為一種回應時代流弊的探索，看來的而且確是一具啟發性的思路。



馬騮精翻着筋斗慶新春

猴年將至，電影資料館趁機推出賀歲節目「馬騮精·反斗星」，於一月二十九日至二月十四日在資料館電影院放映多套有孫悟空、紅孩兒的電影，包括《猩猩王大鬧天宮》(1959)、《火燄山》(1962)、《紅孩兒》(1962)、《猴子兵華山救駕》(1963)、《孫悟空七打九尾狐》(1964)、《孫悟空三戲百花仙》(1965)、《鐵扇公主》(1966)、《盤絲洞》(1967)及《孫悟空大鬧香港》(1969)，與大家一起送羊迎猴。

《猩猩王大鬧天宮》講述猩猩王偷了二郎神的寶牌下凡作亂，眾仙向齊天大聖求助。這個新編故事結合熟悉的神話人物，並邀得荷里活扮演金剛的演員參與演出，令電影既富神話趣味，又為觀眾帶來官能刺激。

而港韓合作攝製的《火燄山》則是香港第一部開銀幕伊士曼彩色粵語片，由丁瑩與徐小明分別飾演鐵扇公主和紅孩兒，夥拍多位韓國影星一同演出。年僅九歲的徐小明甫出場便指揮眾人擒唐僧，之後又與孫悟空對陣，玩弄四師徒於股掌之間。

講到談諧惹笑，則要數《紅孩兒》，馮寶實把囂張頑皮的角色變得惹人喜愛，與其大打出手的孫悟空亦搞笑不已。電影以不同的剪接技術造出法術效果，創意無限。

虛構的春秋戰國故事《猴子兵華山救駕》便由一眾中國戲劇學院的學員扮演猴子兵，助秦王除奸相。身穿猴子戲服的孟元文、朱元龍(洪金寶)和張元秋(元秋)等，在戲中大耍北派功夫，打筋斗一個接一個。

至於《孫悟空七打九尾狐》與《孫悟空三戲

百花仙》，由蕭芳芳、陳寶珠、阮兆輝擔演。前者把戲曲元素注入神魔小說中，群妖亂鬥的武打場面非常精彩，後者劇情緊湊，猴王的七十二變等仙魔戲法亦令人目不暇給。

論創新破格，何夢華的《鐵扇公主》是當中的佼佼者，電影除了加插連串武打和歌唱舞蹈外，還以新穎的視覺特技和巧妙的剪接刻劃妖精世界。

由七位美艷女星掛帥的《盤絲洞》，講七色蜘蛛精趁孫悟空不在，施計擄獲唐僧，並色誘豬八戒。周龍章為了演活孫悟空一角，更連月每天觀察猴子的動態舉動。

而《孫悟空大鬧香港》亦非常有意思，豬八戒因打破天庭的寶鏡，畏罪逃往香港。唐三藏率領孫悟空和沙僧化身凡人來港尋八戒，展開一幕幕光怪陸離的「港遊記」。

視事追擊

《真田丸》日本第一武士

父親大人決定捨棄經營多年的基業，這讓年輕的真田信繁十分震撼。他們所居住的新府城是父親親幸花了多年心血經營的，且在不久前他還在家人面前誇口，新府是日本最知名的城廓，轉瞬間卻要推倒自己的說法。到底是什麼讓一家之主願意捨棄安身立命的地方，與家人繼續漂泊？亂世之於真田信繁來說，也許從此不再只是忠於主公與否。

最新一齣大河劇便以真田信繁為主角，描述這個被稱為「日本第一武士」的生平。故事從他的少年時代說起，在父親與哥哥源三郎的光環下，真田信繁只是個沒人認識的黃毛小子，他偏偏帶着隨從偵察德川軍的動向，在山野裡騎着馬沒命地飛奔。那時候誰也不知道這個小子將會把德川家康逼入絕

境，若不是德川詐死，天下將會是豐臣氏的。

真田信繁是豐臣秀吉麾下的猛將，並且贏得天下第一武士的美名，但這並沒法扭轉歷史的走向。

劇名「真田丸」，是真田信繁在「大阪之戰」中構築的城廓。根據歷史資料，這個「真田丸」不過是東西向約180米的半圓形防禦工事，卻頂住了德川數萬大軍的進攻，也給予德川軍重創。這樣一段歷史我們將在熒幕上看到，自己亦被流放。歷史告訴我們當他少年時父親親幸決定捨棄辛苦經營的新府城，而真田信繁則在那不足二百米的半圓形工事裡打了輝煌的一仗。只是他再怎樣努力



文：洪嘉

守護豐臣家族，也無法阻止戰事談和，豐臣家填平了護城河，開放自己的門戶讓敵人自出自入。而「真田丸」老早已經湮沒，只在如今的大阪留下一抹線索。

飾演真田信繁的是再度參演大河劇的當紅大叔堺雅人，宣傳劇照上他英姿煥發，而故事告訴我們他將戎馬一生。但現在我們只見到少年信繁的熱血，與家人的溫馨。可歷史的殘酷將悄悄來臨。